## 科學生涯的

## **就酬是什麽**

去年夏天,我向一群充滿熱情的大學生們發表演說,題目是:「長的工 作時間和低的報酬」我講的內容,是關於科學生涯的樂趣。大約一星期後, 收到一封曾參加那次演説的大學生寄來的信,內容如下:

親爱的李徳曼博士: 我是一個用功的學生,在學校學習上表現還算不錯。但是 我尚未發現我在那一方面特別有發展;而且不管我再怎麼努力 也無法自中等程度的學生之中脫穎而出。我曾問我自己:「 何必努力念研究所,然後進入學校或政府機構去渡遇研究生涯 只不過能發現一些任何人只要經由相同的動作就可以發現的 事物!」從另一個角度來説,憑著學士學位,我可以得到一 個較高酬薪的職位——統計專家,遇著朝九晚五的生活。

我必須承認的是:成爲一位保險統計專家,可能會有些不 满足;因爲我希望我未來的生涯是可以促進人類的福祉。就我 而言,科學生涯是達到我目標的最好方法。然而,我的最佳表 現,也不過相當於中等水準,使我覺得相當沮丧。而且,讓 我不時懷疑我爲什麼要不辭辛苦的朝科學生涯發展?在你的演 説中提到:参與科學真正的報酬,是「發現了一些新的事物 而意識到這些是從來沒有人知道的那一刻」。如果,我過去 的表現是未來的指標, 我可以預期像這種成功的時刻在我的未 來是不會常常發生的。事實上,我以爲成功的人,就是過去做 得很好,而且得遇獎的人。(順便一提:就我來說,那些說 不在乎得獎的人,都是已經知道自己一定能得獎,或是知道自 己根本沒有機會得獎的人。只有像我這樣的人,知道什麼是偉 大的,且只能淺嘗這滋味,卻又似乎做不到,才會在乎得獎 。而且當我們的社會在給予獎勵時,焦點總是放在你實際達 到的成就上,而不是你在這方面花了多少工夫。世人對那些 努力工作而沒有成功的人,總不放在眼裡。這一點也今我覺得 心灰意冷。)

最後,我想藉著兩個問題來做一個結尾。我的第一個問題 是關於你:「什麼動機使你驅策自己朝科學生涯發展?什麼時 候你發現自己具有科學天賦和優於同班同學或同侪?而且,開 始做使你在1988年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的研究時,你知不知道自 己會成為諾貝爾得主的一員?最重要的是,在你這浸長且成果 豐碩的生涯中,是如何保持向上的動力?」

我的第二個問題,是關於我們這批人,也就是像我這種充 满热切期望的青年學生(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,尚未能從一般 學生中,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特性):「爲什麼我們要朝科學生 涯發展?我們未來的前景如何? (這兒的前景是指在科學上的 重大發現以及能使自己脱穎而出。)是否的確能夠「以勤補拙 ,還是除了努力之外,還須具有天賦才能成功?」最後的問題 是:「在我們的生涯中,如何能保持向上的動力?尤其是在一 次成功到另一次成功之間,那一段段漫長停滯的歲月。」

一位大學生故上

親愛的大學生:

我不確定在這一系列複雜且微妙的爭論問題中,我可以給你一個很明確 的指導。但是,我可以告訴你我個人的經驗。

在中學時,我的成績大都在B 到 $B^+$ 。大學,我畢業於紐約市立學院。這是一所風氣很開放但並不好混的學院,在那裡也以中等成績,就是 $B^+$  的平均等第畢業。我對科學有一陸熱血,但是我知道,無論在中學或大學時期,我都比不上那些班上的頂尖者,但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,我跟他們在一起,比跟別人在一起要快樂得多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我在美國陸軍待了三年,這一段時間讓我有機會思考。所以,在我開始物理學的研究生涯時,我抱著一種態度,那就是:如果,我能毫不顯眼地與我那些天才朋友一起共事,那對我而言,就是一個夠好的生活了。由於我在經濟恐慌的年代長大,造成我對錢的宿命念頭。在市立學院,我們常常說:「畢業就是失業,我將成爲化學失業者,你是那一科的失業者?」

今天任何受過訓練的科學家或工程師,只要在校成績平均是B,可以保證找到一個薪水合理的工作。但我想,你必須了解的是你自己——你想要從生活中得到什麼?如果你認為自己能在清晨醒來後,就迫不及待的想工作;如果連續工作超過30小時以上,只是因為你熱心於研究,而不是心想的加班費;如果你希望能在工作中找到真正的樂趣,無論一星期花上40或70小時(這必定占據了你大部分的時間)——如果這些你都能做到;然後你仍要問自己:這些樂趣值得你放棄保險統計專家的職位,每年所能多賺的20,000美元嗎?對你的一生而言,這較好報酬的工作,能給你的是什麼?

我不認為你需要用超級科學家所得到的大獎,來作為你自己的報酬。團隊合作通常是非常重要的。許多科學的樂趣,像是一種偷窺狂:你必須學習從別人的成就中,獲得樂趣。如果你努力奮鬥經過了艱苦的學術過程,而成功了;這時你立刻成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傳統和大師(如牛頓、法拉第、愛因斯坦、費米……等)組合中的一部分。

想想看,當你晚上下班回到家裡時,你將會如何向你的孩子描述你的日常研究工作!

總結來說,你要思考下列問題:

一、現在的你,只是中等水準,對你的未來並不具有決定性。找出真正的自我,才是重要的。你曾經有夢想嗎?你曾經有任何主意,即使是錯誤的?你能享受科學的過程嗎?即使只是一名旁觀者!

二、把目標設在超越自己認為合理的標準以上是值得的。你以後可以再 降低一點標準。就我所知,我們只有一次機會來設定人生衝刺的方向。

三、要問自己一些很嚴厲的問題。儘可能地對自己的研究動機抱持著不留情面的懷疑態度!到底什麼是真正能帶給你愉悦?在這個星球上,什麼是真正值得追求的?爲什麼你在前一星期裡,決定作這些或那些事?在過去,有什麼在驅策著你?諸如此類的問題。

現在我來回答你所提出的兩個比較特定的問題:大約在我得到博士學位後五年,我開始了解自己具有相當的競爭力。十年後,我很驚訝地了解到:我自己像那些帶我進入物理學領域的好朋友一樣具有豐饒的生產力;縱然他們了解的遠比我多。

一個好的實驗 (像我們的微中子研究),可以讓我得到向他人演説的樂趣;但更重要的是,它能導引出下一個實驗。

是什麼力量持續地驅策我們前進呢?就是科學本身!當然還有成功所帶來的自我意識高漲。然而在許多低潮時期,科學本身是一份工作,但仍有我的同事、學生、老師和全世界的朋友給我支持。

我已經多少涉入了第二個問題。努力工作——是的,它實在是達到成功的主要原因。大部分的科學家,並不都是具有才氣的;有些甚至是反應遲緩的。腳踏實地才是眞正重要的——徹底去搞清楚你必須知道的事,即使那需要花一段很長時間。許多「有才氣」的傢伙都是相當膚淺的。堅毅、執著和努力工作,是使你在一個團體內得到高評價所需的特性。此時再發揮想像力,才可以將你送到淋漓盡致的境界。

我希望所談的,能對你有些用處。 祝好運!

李德曼敬上

(本文譯: L. M. Lederman. "Low pay and long hours", Physics Today, p.9-11, Jan. 1990.)

原作者介紹:李德曼 (L.M. Lederman) 是俄裔美國人,生於紐約市,先在紐約市立學院獲得化學學士,於1951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,並在該校任教,後來擔任费米國家實驗室主任。1988年因他致力於高能實驗物理,發明了微中子束的方法等成就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(參見科學月刊十九卷十一期837-840)。

(本文摘自科學月刊二十一卷十期)

